

京
文丛

谭立 / 著



爱神的午后



江苏文艺出版社

谭立 / 著

京眉文丛



爱神的午后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神的午后/谭立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1.9

(“京眉”文丛)

ISBN 7-5399-1677-X

I. 爱... II. 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4790 号

书 名 爱神的午后

作 者 谭 立

责任编辑 黄小初 于奎潮

责任校对 艺 人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江苏徐州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8 万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677-X/I·1578

定 价 15.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部 俯 冲/1

第一章 放纵的星期一/4

第二章 禁锢的星期二/32

第二部 飞 翔/63

第三章 不羁的星期三/66

第四章 守候的星期四/99

第三部 失 踪/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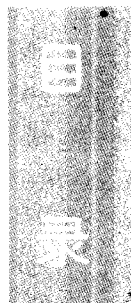
第五章 无可奈何的星期五/127

第六章 狂欢的星期六/166

第四部 救 赎/210

第七章 无尽的星期天/212

第八章 假若还有星期八/251





第一部 俯 冲

咦，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小觑的。

她伸开双臂，做了一个飞翔的动作，发现这感觉是如此的奇妙，奇妙得有点让人胃泛酸水。她从来没有在午后的暖阳中坐在九层楼的顶上，如此悠然自得地觑视一切。

从上面往下看，她首先看见的是自己的两只大拖鞋，鞋面是用长毛绒做成的豁嘴兔的样子，此时，它们正冲着自己龇牙咧嘴笑着，仿佛窥视着机会，一等她心力交瘁便从她的身体上脱离出去，率先体验一下那高空坠落的快感；接着是直插进地里的她身子下面的这幢大楼的各种丑陋线条，仿佛迫不及待争先恐后般向黝黑的大地里钻去，惟恐迟一步便要与她共享耻辱一样，它们那趋炎附势的丑态让她开心地笑了一笑；再接下来，有人头从下面的某一层窗户里伸出来，冲着地面浓浓地吐了一口痰，惊天动地的喧嚣声让她把脚尖抬了抬，仿佛那人体排出来的污秽会违反地心吸力向高空中的她飞来一样，下意识的躲避又让她自嘲了一番；她还没想好放弃什么，所以免脸拖鞋想离开也不行！

这只是一个视角问题，然而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同；大楼再也

不是庄严肃穆，在午后的阳光中，它多少开始显出一丝亲和力，热情洋溢地贴着她的肌肤；操场是那样的规整渺小，被人为地踏出来的一个大写的“人”字，在高空的俯瞰下是那样的丑陋；最后，是那如同怪兽一样敞开的宿舍大门，黑黝黝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吞噬欲望，让那些悠哉游哉地晃动着进进出出的同学们，如同茫然的蚂蚁一样，被它不屑地吸进又吐出。

她掏出口袋里的花生糖，剥了一粒扔进嘴里，她就是对吃有着不可遏制的欲望，无时无刻不在咀嚼。阳光绚丽而温暖，还带着一股湿漉漉的劲儿，如同一块被蒸过的湿毛巾，四面八方包裹着她，让她有了一种掏空自己而随着湿气蒸发的欲望。她的两脚不住地来回摆动着，让豁嘴兔头朝上身子朝下紧紧地套在她的脚上。怀里的玩具熊蹭着她的下巴，就像是崇文那有着一头干净顺滑头发的头颅在胸前拱着，又像是泰山扎人的下巴在撩逗着求欢。她用一只手心不在焉地搂着她的玩具熊，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同时想到了这两个男孩。

其实也就是换一个角度的问题，可是再来看这个熟悉的地方，她发现原来一切都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和渺小，就连那些尖声怪气大呼小叫的女同学们的声音听起来也是断断续续，犹如连不起来的喘息，稍一不留意就会在窒息中消逝。她想起了谁说过“喘息也是一种韵律，是生命向极限挑战的音符”，究竟是谁说的呢？是崇文，还是泰山？

这时从高空飘来了一丝纯净的风——从城市的大罩子外沁进来的大自然的甜美气息——洗涤着她疲乏的身躯以及她厌倦的心灵。

她更加无意识地摇晃着两只脚，舌头在嘴里有条不紊地搅拌着，让头脑清纯到没有任何理性可以干扰的地步。



“天啊！快看，波斯猫坐在九楼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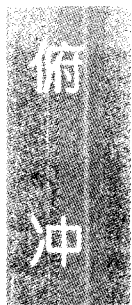
“谁？波斯猫？不会吧？”

“怎么会！要是我做出那种丢脸的事，我也会想不开跳楼的！”

“问题是她那颗清纯的头脑里可没有你这些被变异了的道德观念，你要想让她跳楼先要教会她什么是耻辱和大逆不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怎么我听起来像是在为她唱赞歌呢？还‘清纯的头脑’、‘变异了的道德观念’！你说说，什么叫‘变异’？”

这两个率先发现她坐在九楼顶上的同学兼秘密情侣早就将危险意识抛在脑后，像每一次发生争执一样，问题的核心兜来转去都会引伸到她——外号叫“波斯猫”的女孩身上；她站在他们身后，从来没有这样贴近其他的人和其他事，尽管这些事是她所引起的，但是她希望他们的争执会继续下去，让她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好好认识自己。温暖而百无聊赖的下午才过了一半，争执声惊醒了懒洋洋的众人，顷刻间，这幢巍然屹立的大厦前聚集了所有正享受着午后闲散时光的同学们。



女孩仍然晃着双脚坐在九层楼的顶上，大伙惊慌失措，全扯起了嗓门大喊大叫；女孩子们搂作一团，战战兢兢说快去找泰山，快一点去找出泰山来，泰山来了就什么事也没有了；男孩子们摩拳擦掌，却说千万不能找泰山，一找泰山，泰山也上去了不下来怎么办？

那怎么办？就让她在上面晃悠？

是啊，就让她在上面晃悠？在上面晃悠有什么不好呢？这时候她也有了和某人喁喁私语或者是像那些男孩子一样大声疾呼的欲望。

第一章 放纵的星期一

在上面晃悠有什么不好，她骑在泰山的身上，说在上面晃悠有什么不好？

她塞了一粒葡萄干到牙缝里，挤出那柔软的果肉，果断而贪婪地吞进肚里。看着下面密密麻麻越聚越多的人群，她想人们这样摩肩接踵聚集在下午的阳光中，莫非也和她一样想尽情享受暖阳的爱抚？其实，波斯猫有数不胜数的惬意的下午。她留着一头俗称“学生头”的发型，齐齐的刘海刚刚超过眉际，刘海以及脸颊两边垂落到肩的直发，犹如绫缎般被规规矩矩裱糊起来，目的只是为了衬托她重彩的眼睛。（泰山有一次说其实你的眼睛如此生动、传神，为什么还要画蛇添足在上面描金绘银呢？不过，这样也好，这样一来不用过多的阐述，你那“波斯猫”的特性就表露无遗了。）她眨了眨眼睛，确切地说，她的眼睛是她的武器，只要是被她眼睛抚慰过的，无一例外都会被它们肆无忌惮的撩逗和天真无邪的笑意所俘虏。（崇文说就算是地老天荒，你的生命和躯体即将被死亡所夺去，一切都奄奄一息、残旧不堪的时候，你的眼睛还会这样该死的天真、灵活、轻佻。）她快慰地笑了笑，这就是崇文和泰山的区别。泰山总是先质问，然后再自己为自己的问题加上一个不容置疑的答案，仿佛这样一来一切就都



天经地义了；而崇文总是在喟叹，赞美之中带着无尽的惆怅，总是让被赞美的她最后跟不上他的思维，她究竟是该为“地老天荒”而心仪呢，还是该为那“该死的天真、灵活、轻佻”而沾沾自喜？她翕了翕鼻翼，鼻子是她脸上最卑微的部分，有了那双惊心动魄的眼睛和一个不断蠕动着的鲜红的嘴巴，她的鼻子总是处于被忽略的地位。接下来就该是她的嘴巴了，这个和她的情感与欲望有着休戚与共关系的嘴巴，在她的生活中占着绝无仅有的重要地位。她爱吃，因为咀嚼，嘴唇总是湿润生动的，那么一噉、一抿、一张、一合就将她的风韵全带了出来；因为渴望亲吻，也因为沉醉于有益健康的亲吻运动，她的嘴唇时时充盈着激情，上唇像有着两个翅膀的红樱桃（翅膀是红色的，有着流线型的丰满弧线，像永不知疲倦的鹰凌空展翅，而中间嘬起的那一团就是人见人爱的红樱桃了——泰山语），下唇是红色的沼泽（冒着诱人的气泡，柔软得如同婴儿的肌肤，然而，一踏上去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崇文如是说）。她用手背蹭蹭自己的脸颊，太阳开始有了将她烤化的意味，而那些蚂蚁样的同学们在下面大呼小叫什么呢？

今天是星期几？泰山说星期一你就不要回去了，晚上我们溜回宿舍，神不知鬼不觉的，我们的小熊想亲嘴了。

她说那我们就不能开灯了，还不能上厕所，不过天亮之前你一定要回宿舍，过了夜晚我就什么也不能保障了。

泰山说你是属于夜晚的，夜是你的赞歌，你还要白天做什么？

她的玩具熊穿着一件手工缝制的背心，胸前有一个口袋，上面用彩色的丝线机绣着“I LOVE YOU”的字样。她总是给它装满各种零食，遇上她穿那条牛仔工装裤时，她也在自己的胸前口袋里装满零食。泰山说这样一来你就有三个惊世骇俗的乳房



了。她从小熊的口袋里掏出一颗陈皮梅，剥开那层淡绿色的包装纸，再揭掉已色渍斑斑的蜡纸，诱人的果肉尽现眼前，惬意的下午就要有这其味无穷的食物来陪伴。泰山和她为什么要选择星期一呢？

星期一的上午波斯猫穿着她那条著名的牛仔裤拎着一兜苹果从宿舍楼里下来了，没有人和她打招呼，但是，她可以感觉到所有的女生都将眼光贴在她的屁股上，横向开着孔的牛仔裤可能让所有的女生都在猜测她里面到底还要不要穿内裤？再往下走，她将屁股扭得更欢了，泰山说只见过街上的女孩将大腿和膝盖上抠出几个孔来的，还没有见过谁将屁股蛋上居心叵测地挖出几条裂缝的，你这样将所有的男生都谋害了！有什么不好呢？波斯猫一口咬下一片苹果，斜着眼睛看着泰山，属于四、五、六层男生宿舍里的男孩子们对她的身子可能并不比泰山生疏，他们都曾那样肆无忌惮地用目光和意念剥着她的衣服，纵使她穿着羽绒服，他们也照样会想入非非！

当她下到四楼以后，突然又一个折回向上走去，这样一来她那圆浑的屁股就对着所有在她下面的男生了。她这样做没有任何目的，仅仅是楼梯的上升促使她迈动大腿就让她高兴。你们不是想看个究竟吗？就让你们看好了。她提着那袋苹果颤颤悠悠爬上了九楼，将它们挂在公用盥洗室的门把手上，里面大约还有五六个仍在往脸上涂着增白洗面奶的女孩子，她一下将牛仔裤褪到膝盖上，将穿着新式内裤的屁股对着她们，说你们有谁能帮我看我的屁股上有什么吗？我怎么觉得像被火烧一样的痛呢？没有人动，大家张口结舌举着毛巾愣在原地。波斯猫撅着屁股倒退着向她们靠近了一些，她的深蓝色小碎花内裤从背后看只有两条带子，一条横在腰际，另一条最多只有两指宽的带子呈十字连在腰际上，然后从屁股缝中间穿到了前面去。有两三



个好事的女孩蹲了下去，手上仍然抓着毛巾，一本正经对着她那惊世骇俗的屁股看了起来。

看见了什么吗？她问。

所有人都摇摇头，其他的女孩子也蹲了下来，除了那条离经叛道的内裤让她们心惊胆战之外，她们真还没有看出任何不妥来。波斯猫“哗”地一声提起牛仔裤，一回身对着齐刷刷仍蹲在潮湿地上的女孩子们说：那就奇怪了，我每下一层楼就觉得它们越来越热，就像被火舌舔着似的，一下一下没个停的。

哦——是不是被我们那些男孩子非礼了？第一个觉悟起来的女孩子站起身说，脸上露出了不屑的神色。

你是说他们的眼光吗？你们也经常这样看我，可我怎么没觉得像被火烧了一样的呢？波斯猫强忍着笑，看着这几个刚刚还蹲在地上仰视着她屁股的女孩，说。她这一招看似纯朴，却含着处心积虑的戏弄意味，传递了两个信息：一是我穿着内裤呢！只不过你们少见多怪罢了；二是不管你们唾弃也好、诅咒也好，所有的那些男生还是心甘情愿舔我的屁股。

你们班不是下厂实习了吗？怎么你还在学校里晃悠？刚刚那个醒悟得最早的女孩说，一边学那些电影明星挑起了她的眉毛，却不想一下变成了八点二十。

是呀，我哥又给我寄新衣服了，所以我回来看看。波斯猫笑眯眯地回答，嘴里又在吃着什么。她见那些女孩子又露出被嫉妒咬噬得面目全非的表情，就从胸前的小口袋里掏出巧克力来对大家说谁想吃一点吗？大家全向后惊叫着跳开了。波斯猫是九层女生宿舍出了名的贪嘴鬼，可匪夷所思的是，她是越吃越轮廓分明，越吃越玲珑剔透，该丰满的地方艳光四射、咄咄逼人，该收敛的地方又让人怀疑那些热量糖分极高的东西是怎样被装进去的。所以所有的女孩子都说波斯猫有着一个和她的眼睛异曲



同工消化系统，需要吸收的她一个都不会放过，而不需要吸收的你休想在她的眼皮底下滞留。波斯猫等了一两秒钟，尽情地欣赏了她的女孩子们以后，转身大声地说：我现在就回厂里去。说完取下挂在门把手上的那兜苹果，袅袅婷婷地走了。

她有一个个体时装老板的哥哥是全体女生都知道的事实，所以活该她们继续在盥洗室里咬牙切齿。她又故伎重演地下来，星期一的晚上她就在厂里了，这个信息不消半个小时就会和她的那条十恶不赦的内裤一道传遍整个学校。她用舌尖撩撩嘴角的巧克力浓汁，有一天泰山说你的好吃是不是和你的层出不穷的欲望有关——你不停地吃喻示着你时刻想抑制那难以抵御的欲望？波斯猫偏头想了一想，她说的确呀，我就是感到饥饿，头脑里总有一双手伸出来促使我咀嚼饥饿！泰山哈哈大笑，说你用错了词！你应该说从胃里面时刻伸出一双手来渴望食物。

波斯猫没有深究，就像学校规定大学生不能谈恋爱一样，她有权也有条件吃，凭什么放着美味的食品不尝，而只做那种无济于事的吞咽动作？她剥出最后一小块巧克力丢进嘴里，巧克力不同于花生糖，不同于葡萄干，也不同于苹果。花生糖最无耻最调皮，当你一口咬碎那些硬邦邦的花生以后，那些义愤填膺的糖就黏在你的牙齿上，誓死也不肯落到花生的结局，它们总要在你一下一下耐心地用舌头舔舐之后，才肯顺着你的喉咙甜到你心底去；葡萄干可以一把一把地吃，也可以一粒一粒地吃，那些上好的葡萄干是浑圆饱满的，当你用牙轻轻地碾碎表面那一层焦干的皮之后，它们就心甘情愿将它们的一切奉献出来，带着一点点谄媚、一点点平静滑进你的胃里去；而苹果呢？苹果就像一个堡垒，你一定要大口地咬下去，才能体现出你的魄力和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一旦你稍有松懈，苹果就表现出一股不屑一顾的



鄙夷神态,那些表面的果肉开始发黄变成铁锈一样的颓废状,将你的食欲全部捣毁……巧克力就不同了!它是那么的热情似火,一上来就直扑你的喉咙,甜腻芬芳像十七岁的小女孩,热辣辣地缠得你无法呼吸,你一定要等到它们的那股逼人气势消下去之后才能好好品味它们的诱惑,可是这时候又太晚了,因为它们早已融进你的身躯里去了,让你不得不喟叹时光的飞逝……

泰山说食物就是食物,哪有你所说的那些灵性?波斯猫舔着他的十五公分的被她戏谑为棒棒糖的东西,说食物就是食物,那你怎么就知道向我的口里窜?而且这样受用、这样乐此不疲?泰山说那是因为没有其它的比较机会,一找到你这张贪得无厌的嘴我就早被贴上了波斯猫专利的标签,哪还有选择的机会?……她用手将那条棒棒糖左右拨来拨去,说你少睡一点,就会发现食物和吞吃食物的嘴是相辅相成的,它们谁也少不了谁!……波斯猫将巧克力的包装纸团成一团,扔进大门口的垃圾筐里,那些用着漂白粉洗面的女孩子们知道食物的美妙吗?看她们那一看见美食就皱眉的东施样!她咯咯地笑出了声。

天啦,总得想办法把她弄下来吧?那些学生会干部去哪里了?现场观摩的时候挺积极的,救人就不见了踪影……

那也只有主席才有那种殊荣,其他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他就率先冲了进去,缴枪不杀!哈哈,丛林中的泰山双手高举,一丝不挂。

得了、得了,少发挥!泰山本来就是不穿衣服的。

你怎么知道?你看过?

别吵了!快通知人去救她啊!

波斯猫、波斯猫,挺住啊——!一个油画班留长发的男孩用手围在脸上做了一个喇叭状,对着高空中的她喊着。声音被和煦的暖风吹得一抖一抖的,让他自己也开心不已,向后一退倒在



了几个男生的怀中。其实他们当中有几个人是相信波斯猫会跳楼的呢？抑或说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希望波斯猫能纵身一跳，让他们再在那种视觉的自由中将波斯猫整个地吞噬的呢？几个男生抬起了这个瘦弱的长发男孩，在原地颠来颠去，仿佛波斯猫真的一个不小心就掉入了他们的手臂中，让他们在开心的下午更加愉悦似的。

别闹了！赶快找人爬上九楼去把她弄下来！一个女生厉声说道。和男孩子们的乐观比起来，女孩子们有一种切肤之痛的担忧。这里面有歹毒的幸灾乐祸之情，也有对后果前瞻性的畏惧。

哦，她该不会还穿着那条内裤吧？一个在星期一的上午瞻仰过波斯猫内裤的女孩惊叹道。

内裤？什么内裤？

波斯猫，昨天又有人上九楼去偷内裤了吗？

她正提着她的那袋苹果，在脑海里和她的美味食品一起翩翩起舞，从学校大门外走进来几个本科的男孩。当他们一看见她，就说快看，快看，波斯猫，波斯猫！说完也不过来，推推挤挤在不远处嬉笑成一团，其中有一个冲着她问了上面那一句话。关于波斯猫的人缘和知名度从他们的态度可见一斑，每个人都可以像观看稀世之宝一样观看她，并毫不收敛他们的好奇之心和调侃之意；另外，任何一个（有羞辱其他女同学可能的）带着挑衅、窥探、侵略等等性质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冲着她而去。

咦，你也知道啊，该不是你也有份吧？她侧身站住，说。

谁不知道呢！这事闹得沸沸扬扬的，你们女孩子先是痛斥那些窥阴癖的小偷，然后过了两天又都争着说粉红色是自己最喜欢的颜色，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不知道。波斯猫瞪着大眼睛，诚恳地说。



辅导员带人来搜过男生宿舍，只搜出了一些带窟窿的男内裤，还拎着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后来不知是谁的馊主意，在女生里放风说那条粉红色的娇小的女内裤被男子们传来传去，都在幻想谁是“水晶裤”的主人……

那怎么着？还想让每一个人都来试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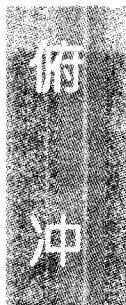
哈哈哈哈哈——这就是人人都爱波斯猫的原因。几个男孩笑着笑着就将波斯猫围在了中间。在这所全国重点大学里，美术学院的学生占了不少比例。学生们自动分成了几类：一类是趾高气扬的美术系的我行我素的纯艺术家们，一类是圆滑骄傲的工艺系的实用艺术家们，一类是师范系的终日为前程担忧颇压抑颇收敛的未来的美术老师们，最后才是波斯猫所属的异类般的进修生们。美术系看不起工艺系，工艺系又不睬师范系，而所有经过正规专业课考试又历经高考洗礼的大学生们，又不约而同不屑那些单位出钱纯粹来混个文凭的进修生们。然而，波斯猫的确是一个奇迹，在那些虚伪而势利的进修生当中脱颖而出，就凭她那种心甘情愿钻入圈套的朴实，她就有资格被他们所接受和爱戴。他们挤眉弄眼笑得爽朗而夸张，盯着她那条裂着缝的牛仔裤，说波斯猫你该不会也是粉红色的拥护者吧？

不会吧？我今天好像是穿的深蓝色的内裤。

唉呀呀——哟哟哟——

这世界谁不喜欢波斯猫呢？没有波斯猫他们将失去多少乐趣呀！

波斯猫离开了那些笑得人仰马翻的男孩子们。泰山说你在男孩子堆里是饭后点心，你知不知道？她点点头，说偶尔做一次别人的食物也公平。可泰山怜悯地摸着她的头发，说就只怕不只是点心那么简单呢！你还是他们的开心果呢！波斯猫坐在离学校不远的一段铁轨上啃着苹果，开心果也不错嘛，你看它们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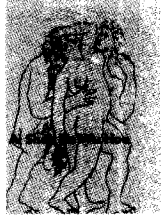
张扬的个性，明知道是别人的肚中物，却先要炫耀一番将内脏都翻出来让人看一下……

波斯猫啃着苹果，泰山说漫长的白天不属于她，她和泰山都在等着夜晚的降临。

她梳理着长毛熊的绒毛，看着人们如臭虫一样在近三十米远的地面上慌乱地跑着。从上面看下去，人类真是丑陋呀！一个大头连着一段黑乎乎的身子，然后是四段没有了弹性的弹簧似的四肢，突兀地连在身子上一下一下地甩动着，就像是煮熟了的不新鲜的螃蟹，一拎起来只有四只脚还连在身体上面。她又掏出一粒水果糖来含进嘴里，怎么没有人发明螃蟹味的糖果呢？那该多有味！看着忙乱的人们，再咀嚼他们的味道，那该多有趣呀！她不知道他们都在对她大呼小叫什么。

主席躺在床上，被楼下一阵热闹过一阵的喧嚣声吵醒。从星期一“波斯猫事件”发生以来，他就是这样没精打采、失魂落魄、半睡半醒地呆着，噙着一腔不争气的眼泪，想念着今天上午刚坐长途汽车回去的他的大胸脯的女朋友——海棉。他从床上跳起来，恼怒地向下一看，人群中发出了一阵欢呼声，有人甚至挥舞着衬衫在地上又蹦又跳。他愣了一下，自做学生会主席以来还没有受到众人如此拥戴过，早知这样，他就不会时不时做出一股阴森自律的模样，和他这些可爱的同学们对峙了。

波斯猫！波斯猫！大伙全叫了起来，并用手指着他的头顶。他将身子探出窗外，拧身向上一看，有一双穿着拖鞋的脚正在他的头顶晃动着。他没法看清穿拖鞋的人，支持了一会儿，扭曲的脖子就开始发酸了。他还没闹清大伙都在玩什么。揉着脖子，他又看了一眼地下，这时，有几个男同学正手拉手在地上跑来跑去，仿佛在确定高空坠物最后可能落下的确切位置。这时，他的



心口突然一紧，全身毛骨悚然，再拧头向上看去，波斯猫那十恶不赦的长毛绒玩具熊在她的两腿间向他打着招呼，就像星期一的晚上它突然从蚊帐中窜到了他的脚面上一样，他甚至都看见了它的那对玻璃眼睛正嘲讽地向他眨着。他手脚冰冷，首先出现在他幻想中的是波斯猫那无与伦比的躯体从高空坠下——风，吹散她的衣裙，吹起了她的头发——让她的一切在飞翔的过程中展露无遗，结实挺拔的乳房，细而柔软的腰肢，淡黄而浓密的体毛……他“啊——”地大叫一声，对着下面欢欣鼓舞犹如节假日肆意寻欢作乐的同学大吼起来：快去体育室搬垫子！狗日的，现在还有心情看热闹！你们还有没有廉耻之心？！

喊完他拔腿就跑，泪水这一次是真真切切不听话溢出了眼眶。想想又觉得什么都来不及了，波斯猫已开始在空中做起了她那婴儿般赤裸而自由的飞翔动作……他又窜到了窗口，还好，她的那一双小脚还在那里晃动。楼下的一班同学被他凶神恶煞的吼叫惊醒了，正呆若木鸡般地站在那里，狂欢结束了，波斯猫是真的要跳楼了！

主席气急败坏，她不能就这样结束她的生命，就在今天早上她还沐浴在他的爱抚中；不对！那是海棉，不是波斯猫，波斯猫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她也不能跳楼啊？！他从宿舍的床上抱起被子，就从五楼的窗口里扔了出去，等那班游手好闲、没有忧患意识、惟恐天下不乱的孩子们醒过来就晚了！他一床一床将宿舍里所有的被子全扔了下去，这时隔壁宿舍也有同学从戏谑中缓了过来，一床又一床花花绿绿的被子从各个窗口飞了下去……霎时天空仿佛被一层密不透风的惊恐气氛所笼罩，厚重而绚丽多彩的棉被从天而降，砸得同学们东奔西跑、鬼哭狼嚎。

他一步三级台阶向九楼顶上奔去，心里在说：波斯猫、波斯

